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笛雨琴风

北 董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笛雨琴风

北 董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北 董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笛雨琴风/北董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313-3376-0

I. 笛… II. 北…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3036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285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chinachunfeng.net

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 xiaobuhu1998@sina.com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张: 7

字数: 200千字

印数: 1—10 000册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单瑛琪 赵亚丹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冯少玲

印制统筹: 刘 成

ISBN 978-7-5313-3376-0

定价: 13.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助印者董沛文（曾用名董配文、董佩文），河北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唐山市道教协会会长，研究生学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系硕士）。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喜读道家经典，尤好道家养生文化。曾遍游道教洞天福地，博纳精悟，养德修身。经商致富后，热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出巨资复建唐山开平玉清观。

主要人物表



李响娃

我是李响娃。咱爸是盗割养鹿场电线电死的，真叫人抬不起头来。咱妈因车祸断了腿，咱家的日子就困难了。

咱到城里叔叔家上学，一下子懂得了什么叫“白眼”，什么叫“寄人篱下”！咱不想上学了，什么人不是活呀。可是妈妈流着眼泪说：“你要叫世人知道，你不是你爸爸！”

我叫李小鲸。要说上网，咱绝对够得上“大虾”！

李响娃到我家来上学，他当班长，出风头，还挤对我丢了奥数参赛资格，我都没脸见姥姥了！他想逼死我！

不幸的是，我的双眼暴盲，家境也一落千丈，真叫那个小土包子李响娃看了笑话！哼！



李小鲸



冷暖

我叫冷暖。我这人一向直来直去，从不遮遮掩掩。男孩儿李小鲸说喜欢我，我就跟他直来直去：“可是不喜欢你！”说得他一愣一愣的，脸都白啦。我告诉他，我们女生，最喜欢的是大度的男生，敢做敢当，学习差一点儿也不算啥。最不喜欢的是小肚鸡肠的男生，婆婆妈妈，捅捅咕咕，比小女生还小女生！

我叫冉旗旗。李响娃走了以后，我当上初二（4）班的班长。

我这人没啥特色，远远不如人家李响娃。人家吃苦耐劳不算，就说李小鲸那样对待他，后来他还想方设法帮助李小鲸，实在叫人难以理解。崔老师说，一块石头焐在心窝里，慢慢也会变热乎的。真是这样的吗？



冉旗旗

蓝宇国



我是蓝宇国。就因为我上课打呼噜，说梦话，得了个外号儿叫“呼哈教主”。李小鲸那小子更损，给我起了个外号儿叫“烂一锅”，我真想一屁股坐死他！

咱这样的好汉，往往被人瞧不起，你听，有人说了：“他‘烂一锅’若能好了，除非泥鳅飞上天！”然而……

甭问我叫啥！我是小鲸的姥姥！而且也是这个家的财务部长！我们小鲸，天庭饱满，聪明伶俐，是我的心头肉。而且我喜欢他！

什么，说我“而且”得太多？给我起外号儿叫“而且老太婆”？我就是爱说“而且”！而且我要说，李响娃一杠子插到我们家，要吃，要喝，要拉，要尿，而且还欺负我们小鲸，呸！



姥姥



目 录

小 序 演出砸锅，搭档蒸发	001
第一章 突来的变故	006
第二章 勾肩搭背	020
第三章 班官儿	038
第四章 呼哈教主	056
第五章 奥数风波	064
第六章 电脑算个屁	072
第七章 情窦幽幽	082
第八章 家教来了	091
第九章 轮滑潮和外号儿热	104
第十章 恶人治鬼	114



第十一章	土洋小合奏	125
第十二章	卫生间里的“窃听”	132
第十三章	祸起好奇心	142
第十四章	孩子就是妈的苗儿	154
第十五章	同学怀念着	160
第十六章	情意在人间	169
第十七章	重返（4）班	177
第十八章	中落的人家	184
第十九章	暴盲之痛	192
第二十章	牵手	200
尾 声	喜事后面是难事	211

小序 演出砸锅，搭档蒸发

老天爷不是玩意儿，腻腻歪歪地下了三天三夜的雨，把大街小巷弄得一塌糊涂。如果是以往的周日也就罢了，乐丰县第二中学这个周日不休，全体师生到校观看演节目。校园里校外尽是大小摇摇晃晃的伞，窸窸窣窣作响的雨衣，一张张憎恶的脸。

大礼堂里，嚤嚤嗡嗡的，生活老师的哨子就显得格外尖厉刺耳。台子上方，高悬着这样一条红布白字的横幅：

乐丰县第二中学才艺会演

台下，第一排就座的，都是特别邀请来的政界官员。头发花白的霍校长，满脸笑容地陪着上面来的领导，此刻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以自己学生的精湛表演来赢得领导的开心。

他们每人手里都有一张节目单。

屋顶玻璃窗外的屋檐下有几只好奇的麻雀扑着翅膀喳喳叫，或许是避雨，或许是想进来看看。里面就有好奇的精湛于“枪打四”（一种极为流行的双手游戏）的同学，以手为枪，举起来朝它们瞄准，用嘴“叭咕”！

同学们巴不得学校领导终于将“首先，其次，还有，再有”的开场白念完。一名女孩，袅袅婷婷地走到舞台中央，浅鞠一躬之后，以清亮动人的声音报幕道：

“乐丰县第二中学，才艺展示大会演，现在开始！”

台下响起一阵火暴热烈的掌声。看节目总比上课舒服，何况是看土特产的才艺，机会难得。

待掌声平息，女孩继续报道：

“首先请欣赏，手风琴、林笛儿小合奏《当兵的人》。演奏者，初一（4）班，李小鲸、李响娃！”





掌声再次响起来。左后方有一片尤其热烈，甚至放肆，连傻子也能猜得出，那是演奏者本班的拉拉队。

女副县长又看看节目单，好像没看清，就侧过头，问旁边的霍校长：

“什么笛儿？”

“嘿！”霍校长像有点骄傲，有点炫耀地说，“是秫笛儿，也叫秫秸笛儿，一种乡下的——怎么说呢，拿一截儿秫秸秆儿做的笛儿，会吹的能出腔出调，也算是一种最最简单的民间乐器吧……”

女副县长已经正过头去看台上，霍校长也就不再多说了。就等着听小合奏吧！

人们看到，一个很精神的、略略发胖、脸皮白皙的男孩儿，挎着一架紫红色的手风琴走上台来。他人不大却不怯场，竟敢结结实实地扫视了一眼台下那些数不清的大小脑瓜。男孩儿穿一件雪白的长袖衬衫，掖在蓝色裤子的里面，皮腰带的金属扣环闪闪发光。他那形象那精气神儿告诉人们，他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小康之家。

002

男孩儿在凳子上坐下来，颠了颠琴，正了正两根背带，扭回头看了看——

台下的师生，大多数知道他叫李小鲸，也知道他的搭档是一个叫做李响娃的大头男孩儿，现任初一（4）班班长。李小鲸是拉手风琴的，李响娃是吹秫笛儿的。应当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乐队做过这种组合演出，因为秫笛儿是“土得掉渣儿”的称不上乐器的乐器，只有中国北方冀东一带的农民——而且不会是新式农民——才会做、才会吹奏。那可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小玩意儿。班主任崔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的小合奏，是破天荒的一次尝试，也应该算我们吃一次螃蟹哩！”

这时候，台上的男孩儿李小鲸吃惊地发现，他的小合奏搭档李响娃，并没有上台！

李小鲸非常不高兴，当然也非常着急。他把手卷成喇叭筒，压低声音，朝后台呼叫：

“李响娃——李响娃呢？哎？磨磨蹭蹭啥呀！”

没人答应他。

他的声音就大起来了，管他台上台下呢！“李响娃！上来呀！真的是啊……”

从忽然变得乱哄哄的两侧台口那面，传来的回答是，没见着李响娃。

台下师生一片愕然。



003

小合奏的搭档蒸发啦？

俗话说，救场如救火，可是该怎么救呢？谁能替代那个大头娃娃吹唢笛儿呢？

“怎么回事啊？”教育局局长像是自言自语了一句，“这么不紧凑啊！”

凳面长针，霍校长和副校长们都坐不住了。

县领导的脸色也就有点儿像外面的天空。

广大师生就嗡嗡起来。

坐在后面的初一（4）班的班主任崔老师，白着一张脸站起来，左顾右盼，不知是哪个同学，也不知是何用意，说了一句：“嘿——这回可真吃螃蟹了！”

李小鲸的搭档李响娃哪儿去了呢？

难道他把今天如此隆重的才艺会演给忘记了吗？



——他在城外呢。

李响娃抱着饱鼓鼓的书包，正往家里走。他的家不在城里，在县城北面 24 公里外的马河镇的李家梁子。那里是半山区了，疙疙瘩瘩的山包子和几条没有水的红土老沟，把家乡弄出一片摆不脱的荒凉。

雨水淅淅沥沥地，淋湿了他的头发和衣服。一块儿脏兮兮的不够大的塑料布包着他的书包。公路上偶尔有拖拉机、三马子（机动三轮车——编者注）或者汽车经过，水面上五彩的油花拼出梦幻般的瑰丽图案。

走着，走着，闪电突然像惊蛇似的蜿蜒一下，逃遁了，接着是嘎啦啦一声暴雷。

更大的雨倾盆而下。

下吧！我不怕！我没什么好怕的！

下吧！咱妈说过，没有不长草的地，没有不开晴的天！

怪了，不一会儿，天就晴了。

李响娃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比钢笔还要细些、还要短些的秫笛儿。

秫笛儿，他盯了它一眼，好像上面凝聚着仇恨似的。

“咔嚓！”

他一咬牙，把它捏破了。

一扬手，把它扔到了路边的玉米田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第二支秫笛儿。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再捏破它，又盯看了一下，然后含笛在口，仰天吹奏起来。

男孩儿两脚岔立，二目圆睁，倾尽丹田之力，那笛声抑扬顿挫，嘹亮昂扬，顷刻间竟有慷慨激昂气吞山河之势。

那是什么曲子呢？不是，不是什么曲子，不是现成的曲子，是他即兴奏出的长调，是发自肺腑的呼吼，是他灵魂的呐喊……

这是个清瘦单薄的乡下男孩儿，大大的脑袋瓜儿，长长的细脖颈，麻秆儿样的两条腿，又长又阔与身材不合比例的两只大脚片片。



他一身衣裤都是廉价布头缝的，书包也不是真正的书包，是一个磨破了边棱的绿色旧提包。他那一双眼睛里，正愤怒地冒着火星。

笛声终于嘶哑下来，男孩儿累了。他甩甩秫笛儿里的口水，想了想，一甩手，决然地把它也扔进了路边的玉米田。

他继续默默地走，走……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有千百只蝌蚪在涌动。

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我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呢？

我这辈子还会回来吗？

我为什么要回来呢？

回想过去的日子，他想大哭一场。





第一章 突来的变故

1

还不是因为丑恶的爸爸！

丑恶的爸爸！

丑恶！

那时候，李响娃还上着小学六年级，当着班长。就快毕业了，他心里怀着激动，又难免惆怅。他觉得，升学是好，可是舍不得离开同学们和敬爱的小苗老师。同学们对他太好了，而小苗老师呢，简直跟亲妈妈一样。

006

班主任小苗老师 30 岁左右吧，漂亮、活泼又善良。她本是县城里的人，听说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应该教中学，可是甘当志愿者下乡支教，在这所李家梁子小学已经干了 3 年多。她明明知道，男孩儿李响娃的爸爸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赖皮，偷偷摸摸，坑蒙拐骗，在村里有着一个难听的外号儿——“八爪黄鼬”；可是她并不因此歧视李响娃。她知道，过去人们常说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这话没错。李响娃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多么不幸啊！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李响娃骄傲的，那就是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妈妈。响娃的妈妈叫陈景华，长相端正，称得上漂亮，勤劳又能干，而且非常贤惠，对响娃奶奶的孝顺出了名，受过乡政府的表彰。谁家有紧活儿，有难处，她会爽快地帮助人家。她对自己男人的所作所为特别气愤，她和他绝不是一股道儿上跑的车。她没有提出和男人离婚，就是怕李响娃有了后爹吃苦头儿。她忍着，一年又一年，和男人打着一场两个人的战争。她盼着男人浪子回头，改邪归正，有一天变成个像模像样的庄稼人。

小苗老师了解李响娃的家庭，喜欢李响娃如他妈妈一样的好秉性。同学们做游戏，以“手心手背”分伙结伴儿，谁都想跟响娃一伙儿。小苗老师不仅让响娃当上班长，还常常资助响娃一些零钱，给响娃买本子呀，笔呀，图书呀，前前后后有多少次，那是记也记不清了。

“老师啊，”李响娃好几次都这样说，“咱妈说，您挣钱也不多，到乡下来又挺苦的，就别顾我了！”

小苗老师捻着响娃粗糙的手背说：“我顾你多少呢！不值一提的。李响娃你好好念书，立志成才啊！李家梁子自古以来没出过高中毕业生，你应当是头一个！而且，念高中不是最后的目标，你要争取上大学，记住没有？”

李响娃心里一阵热，却不作声。上大学？是梦寐以求，可那不是登天吗？早就听说上大学花钱不论百不论千，得论万，咱能把初中顶下来就很不错了。

这天，毕业考试刚刚结束了最后一科，他和几名同学勾肩搭背地从厕所回来，小苗老师招呼他说：

“李响娃，叫上同学们，搬凳子，坐到教室前面来，面朝南，照毕业相啦！快些啊！”

原来，从镇上请来的大名鼎鼎的跛脚照相师，已经在教室前面摆好了一个三脚架。

照毕业相，这他知道。他今天特意穿了妈妈拿新布头做的蓝色半袖衫。还有一双绿胶鞋，也是从集上新买的。小苗老师穿上了湖绿色的新裙子，头上扎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在大家欢天喜地搬来凳子，排队照相的时候，忽然有个迟来的男生，悄悄地对着李响娃的耳朵，说了一句吓死人的话：

“李响娃，你爸死了！”

李响娃腾一下站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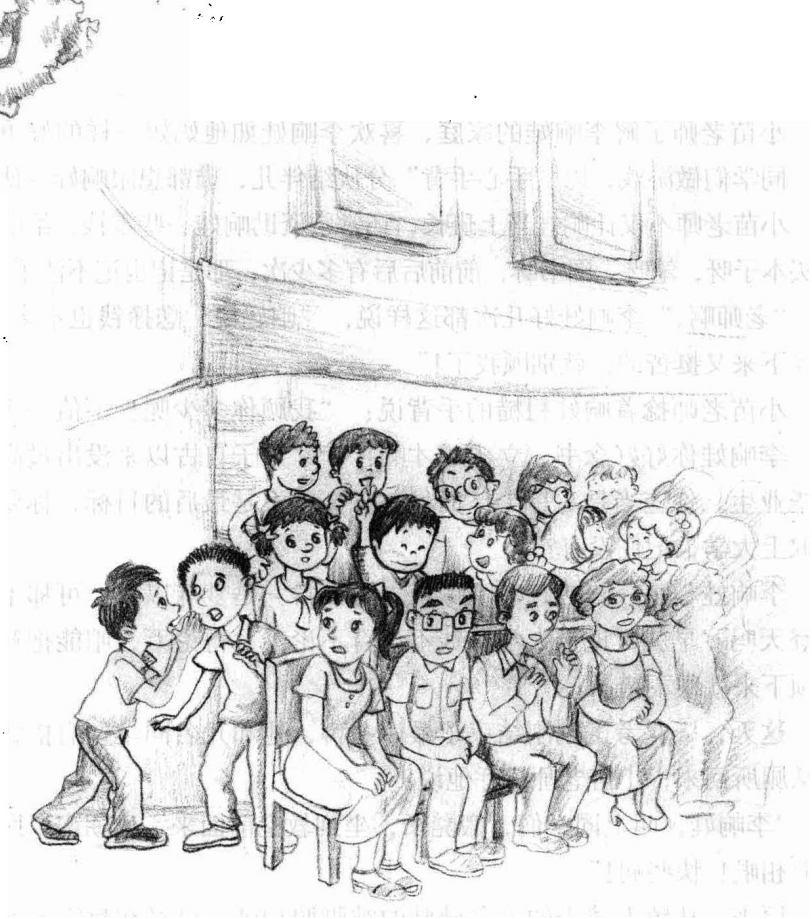
“你说什么？”

“你爸死了！”

“你敢瞎说……”

“我起誓，我不骗你的！”





怎么说，这也是一个让他吃惊的晴天霹雳啊！爸爸固然没有个好名声，让他和妈妈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他也从来没在乎过爸爸的存在；可是，爸爸突然死了，这可不是小事啊！

爸爸好几个月都不在家了，没人知道他飘到哪个爪哇国去了，那么，他死在哪儿了？得了什么病？尸体又怎么运回来呢？妈妈知道了吗？奶奶呢？尽管在李响娃的记忆中，爸爸留下的印象就是偷别人家的东西卖钱换酒喝；就是打骂妈妈、打骂他；就是和奶奶翻脸、顶嘴；就是遭村里人议论、抢白、唾弃；可他还是浑身发冷，无声地哭了。为什么哭呢，他自己也不明白。

“快坐好！快坐好！”跛脚照相师催促着，“不要互相挡着！别阴沉着脸啊！笑一点儿，笑一点儿，说‘茄子’嘛！预备——5，4，3，2，1！”

李响娃拿袖子抹净眼泪，强忍着伤心，坚持和大家照完了相，就跟小苗老师请了个假，一溜风朝家跑去。

2

原来，爸爸没有死在外面，他昨天晚上偷偷回到家乡，乘夜盗割青山崖一家养鹿场机井上的电线，不知怎么失手，被电死了！

丢人！现眼！可耻啊！

一个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父亲呢？李响娃真想跳河！

妈妈没有一滴眼泪，脸色煞白地走里走外。她好像在收拾东西，又机械地把刚刚收拾好的东西挪来挪去，跟没收拾一样。

没有像别人家办丧事那样穿白戴孝，更没有在门前搭棚，请喇叭锣鼓，也没有买肉买酒招待帮工，好像丧事是别人家的。

村长和邻居们，也不说什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热心地帮着妈妈操持丧事。

爸爸躺在一口薄薄的棺材里，响娃想去看一眼，可是爸爸的脸盖了一块白布，身上蒙了一张黄色蓝花的纤维布单子，就全看不见了。他想揭开那块白布，妈妈拦住了他，说了一声“别”！

是怕他做噩梦。

“响娃呀，”妈妈眼里含着不落的泪珠，对大头儿子说，“我们命苦，你没爸爸了。好哇，没就没吧，你没听村里人说吗，你爸爸他，活着脏条街，死了臭块地，不死不活万人赋，咱们都不用想他！”

响娃不知道该说什么，泪水挂在腮角，胡乱地点头。别人都有爸爸，自己怎么可以没有爸爸呢？

“就去他的吧！”病恹恹的奶奶捂着胸口，咳咳喘喘地对响娃说，“你爸他吃人饭不拉人屎，该死不留念想儿！他死他的，咱活咱的！”

响娃也不知道该跟奶奶说什么，木然地乱点头。

再简单不过的丧事办完了。响娃看见，妈妈消瘦得不像妈妈了，忽然就老了，黑黑的眼圈儿黄黄的脸，散乱的头发也不着一下梳子，话少了，是嗓子疼。

